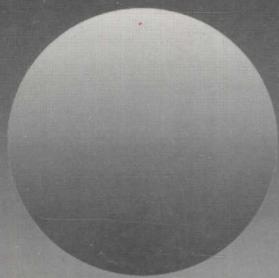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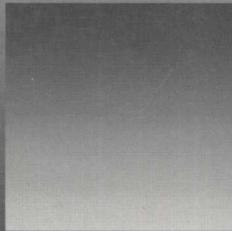


The Conflict
on the Verge



■张弘 著

临界
的 对垒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临界的对垒

——1989—1999 学术文化论集

张 弘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临界的对垒

著 者 张 弘

责任编辑 郭美英

责任校对 张 弘

封面设计 尹怀远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0.5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497-1/I·143

定 价 35.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序

郭豫适*

(一)

张弘同志《临界的对垒——1989—1999学术文化论集》这部著作，汇集了他对许多文艺问题、学术问题研究之所得，十年辛苦不寻常，论文得以结集出版，这很值得高兴。

论集中诸文研讨的问题所涉学科甚广，无论是第一编“中外之际”、第二编“审美之维”、第三编“文化之域”，或研究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或探讨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哲学，或评论文化论战与文化批判，但觉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为文力求避免徒发空言、浅论辄止，而是展开论题，逐层分析，开掘颇深。尽管评述不无可商之处，盖学术问题的探讨，学者见仁见智，持论原不易全都一致，不过就其文章而言，所言出诸所思，多有他个人的心得和见解，这是笔者粗阅此书的一个总的印象。

* 序作者郭豫适先生（1933—）系著名学者，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大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主编，是享受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

张弘同志现执教于华东师大中文系，为外国文学教授。他早年毕业于本校本系，后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在东北师大杨公骥先生处攻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80年代后期访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改而从事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这一转向，我看没什么好不好的问题。无论不轻易转换所学专业而长期研治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还是兼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业，都不应受到非议。学问之道宽广得很。各人处境和个性不同，什么时期研究什么或主要研究什么，这与当事人的个性、兴趣、经历、工作需要、环境条件诸多因素有关。只要条件允许或工作需要而又性之所近，应有多种选择的自由。王国维有言，学问不分中西古今，研究西学和研究中学并不矛盾，应该而且可以“互相推助”；并曾明白地提到他自己的治学成就“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① 这既是这位大学问家治学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留给后世学者的很有教益的名言。依我看，张弘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转向研究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并没有什么不好。倘若一定要套上凡事有得有失的话头，我想是得大于失。

(二)

张弘这部著作，探讨的学术领域十分广阔，仅看全书诸多论文的选题，就会觉得他勤奋好学、多闻博识，阅读他那些精心之作又觉得他每当进入专题探讨、执笔为文时，能够深入钻研，放言畅论。这个特点又跟他论析问题能够熟练地引述有关理论知识，特别是有关的西方学术资料分不开。在这方面，

^① 引语分见《国学丛刊序》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有关中学西学“互相推助”说的意义，可参拙文《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二辑，编入拙著《学与思：文学遗产研究问题论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审美之维”中那篇《意象的构成及本质》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并且以为那是较成功的例子。

作为一个范畴，“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是文论界学者的共识。但是张弘认为，包括美学、文艺学的范畴，其实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范畴名称一沿其旧，但其内涵、外延已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况。今天的“意象”范畴也是如此，它实际是我国传统美学概念和西方20世纪观念的结合和互补。这是张弘同志对中西文化有关范畴研究过程中实际状况的揭示，他通过自己的考察和思索得出有关中西文化的研究可以沟通、可以互补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是一个有益于推动中西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具有建设性的见解，与当年王国维关于中学西学可以“互相推助”的观点是一致的。

《意象的构成及本质》一文写得很有层次，有学术深度。论文先是引述了国内学者对“意象”这一范畴的通常的理解，接着介绍了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不尽一致的多种说法，而以增订版《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所说的“精神的图像”、“语言的形象”、“象征性的具象”为精要之本。但他不是迳直说明这三个要点，而是按照这个思路，用他自己的语言作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把“意象”概括为“意识之象”、“意念之象”、“意蕴之象”三个紧密联系、累积递进的基本层次。在对三者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过程中，又广征博引，总之只要是能够用以说明问题的，古今中外各种见解和说法都尽量加以采用。但他又并非毫无主见，不问青红皂白地兼收并蓄，而是在评述介绍之中保持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论断。这就使人们得以避免迷失在纷纭复杂的众说之中。显然张弘意识到了中国古代“意象”之说和西方理论的“意象”之说有可以“互补”之处，运用西方理论中有关“意象”的知识和方法来对我们熟知的古

代的“意象”概念作了新的补充和解释。我觉得这对于读者进一步认识“意象”这一范畴的丰富内涵是有启发作用的。

在涉及“意象”的本质时，论文着重引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有关“从表象中的具体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论述，并进而认为，“意象”就是这样一种通过掌握具体、再现具体，使得客体与主体、存在之物与自为之物达到本质的同一的一种方法，同样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途径，从而“意象”也就成了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更加丰富的“具体总体”。我觉得这是张弘学习马克思有关思维过程和方法的自得的体会，同时也反映了他理论研究中思辨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而且正是这样的特点，才使得他对“意象”的深刻内涵和学术意义的阐释有所开拓。学术研究中理论意义的生发和张扬，就是这样来源于对所研究事物的好学深思。

(三)

张弘这部学术文化论集，不少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能言善辩，敢发异见。这些年来，他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屡发文章，在不少问题上与当代学者多所争论，有时是反复折辩，不甘自休。学术探讨原非易事，学术认知的多样化和见解上的分歧，乃势所难免，何况也未必无益。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进展是跟不同学派、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辩和交融分不开的，因为争论的双方，只有通过彼此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更好地察觉自己和他人认知上的长处和弱点，从而获得启发。即便并未卷入争论的其他人，也可从中得益，增长见识。譬如我作为一个读者，就从张弘和有关同志的学术论辩中学习到不少东西。像如何更切实地认识和评价文艺复兴运动？诸说各有不同，而本

书首篇文章《文艺复兴·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传统》，便使我对发生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新旧交错的复杂情况增加了不少知识。

张弘同志勇于发表学术异见，敢于对权威看法和成见提出批评，这对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使人们对研究客体的认识和评价更趋完备、更为全面，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方面我想提到的是“文化之域”中《思想的年轮》这篇论文^①。当学术界普遍赞扬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时，此文却指出陈寅恪治学有“繁琐的材料主义”的“缺失”。他评论说，陈寅恪“一方面是逞其渊博，文史哲经，无所不用其极，每每令读者目眩五色，叹为观止；另方面又是枝节蔓延，引文堆砌，顿觉歧路丛生，要津反而迷失，使人望而踌躇。”当大家十分钦佩陈寅恪不但能用多种外文而且善用文言文从事著述时，他对陈寅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解放后“全部中文著作始终是用文言文写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种“滞后意识”，“不能认为是参与大众文化思想交流的积极态度”。他还指出，今天的大学问家的专著仍刻意用文言文写成，结果已妨碍了它们的流通和在青年学子中的传播。我们不能禁止使用文言文，学者著述用何种文体，这跟执笔者个人修养、能力、爱好有关，但文字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和途径，确实也有顾及场合是否适当以及为他人着想的问题。

张弘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我指的是《思想的年轮》一文对王元化的评论。该文对王元化所著《清园夜读》肯定与批评兼而有之，但认定并批评王元化“对国学传统的坚持”、“对‘信而好古’的传统的拘守”，说“他所理解的中国

^① 该文副题为“王元化《清园夜读》跋后”。古人虽有“书后”的文体，今已不行，不如改用“读后”为好。

文化本位，就是儒学的汉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考据训诂之学的重新光大”，我看多少有些简单化或有所误解。张弘还进一步批评王元化从提倡“新启蒙”转向提倡国学是“前进后退之间的徘徊”，莫非谈“新知”就一定进步，谈“国故”就一定落后？这里分明有一个如何谈“新知”或“国故”的问题。看来《思想的年轮》一文中有些批评包含有很好的见解，但也有些批评，使人觉得有欠严谨，难以同意。

《思想的年轮》还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针对王元化表扬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表扬胡适，张弘的持论是与之相反的。我想，学者研讨学术问题，说法原可有同有异，关键在于努力做到求真、求实，坚持辩证分析。在批评某位人物时，要如实地承认其长处和成就；而在肯定某位人物的长处和成就时，也要如实地指出其短处和弱点，坚持学术批判精神跟实事求是原则是统一的。顺便说一下，张弘在肯定海德格尔深邃的哲学思辨、诗性语言时，是否也应提醒人们要认真批判其非理性主义呢？^①

张弘这部学术文化论著内容十分丰富，可惜我未能做到逐篇细读。著者求序于我，辞之不得，遂勉力为之。张弘方在壮年，以其勤奋好学，学术前途未可限量。至于拙文所作的评述，包括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未敢自是，供大家研讨参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2000年8月
写于半砖园寓所

^① 参阅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并参《海峡都市报》2000年11月12日《一个坏哲学家和他的坏哲学》一文。

前　言

选录在这本文集里的，是笔者 1989 至 1999 十年间发表的单篇文稿，它们代表了世纪之交一个从事学术和文化研究的探索者的思想成果，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其中，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是我主要专业，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哲学则是业余爱好，也是兼任课程，而文化问题则几乎是转型时期每个自觉的知识者都不得不涉及的。

三方面的每个论题看上去似各不相涉，多少让人觉得芜杂，这恐怕也是一部以时间阶段划界的论文集在所难免的。其实仔细品味，也不尽然。在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部分，读者能发现，我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文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包括它对现实人性的体认与剖析，对人性负面的超越，对理想人性的建构，以及在这样努力时遭遇的局限与困境，这些局限与困境本身就是人文主义的历史根基的先天不足造成的。以此为参

照系，又比较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虽然均限于个案的研究，但已足够清楚地揭示出，在中国，人性的释放往往会被统治阶级纳入其所规划的轨道，结果大致不出“蚕死茧中”的尴尬。这样的悲喜剧至今仍以现代形态在上演着。另外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也是我注意的问题。通过形态学方法的研讨，提倡个例研究和系统方法的相结合，只不过无论理论或实际应用，仅开了个头而已。

在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哲学上，我在“天人合一”的始初意义上，主张艺术是人和世界在有机统一的协同中互相建立联系的特殊方式，由此赞成消解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和黑格尔的逻辑主义，并尝试建构一门以存在论为哲学根据的新美学或艺术哲学。不管是在这一新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最初构想和初步探讨中，还是在同实践论美学的代表者和其它不同观点的一再论辩中（这一论辩还将持续下去），都共同体现出这一理论倾向。我还指出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语言转向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对文学史与美学史研究的影响，和可能出现新的局面。其中艺术哲学的探讨，还在突破体系化的传统思维模式方面做了些尝试。这方面的探讨，涉及思维模式的根本改变和其它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在文化领域，则既有重大问题的论战，也有文化现象的批评。主张文化开放主义，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是我总的立场。我不赞同用舶来的后殖民话语来评价中国思想学术界的现状，但也不否认后现代确是当前正在发生中的文化现象，并呼吁注意后现代理论中的建设性因素。对“文化热”，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国学，对传统……对90年代曾经成为学术文化界热点的某些问题，也都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目前，国内的文化论争正在向着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分野继续深

入，这也是关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人很难回避的。

从传统的角度，不妨认为我这种不限于某一专业方向的治学，向往的是“通人”的境界，而非“专家”的深度。但在我自己，专业领域的划分其实只占第二位，更重要的主题或中心，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现代化学术与文化的建设问题。

从 19 世纪末以后，中国的整个社会就进入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激烈震荡。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绵延不断的中西文化的对抗和交汇，及古今体制的更迭和冲突，与价值规范的改变和重组转型。而从 90 年代以来大步拓展的市场化经济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及造成的问题，又将人们推入新一轮的分化和徘徊之中。愈来愈强劲的全球化浪潮，和作为回应的本土化坚守，也促使大家加倍暴露出观念标准上的多歧多异，暴露出生存行为上的游移无根。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包括学术与文化的建设的困难，它永远面对着一个二难的悖谬：是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来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呢？还是遵循中国人传统的理念或信仰？……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选择的痛苦和危险，是许多人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

以上说的是现代化学术文化建设的外在环境。从建设的主体，即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来看，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任重而道远。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就是身份模糊，位处边缘。葛兰西早就指出，现代的知识分子已渗入各阶层各领域，并分化为不同的类型，如传统的人文型和技术型、城市型和乡村型等等，^① 成为社会各部分的有机构成。而

^① 以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分类还有福柯的“专家型”和“普遍型”，萨义德的“专业型”和“业余型”，鲍曼的“立法型”和“解释型”等说法。他们又共同指出了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现代趋势。

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知识分子如其名称一样，是近代西风东渐的产物。就群体的范畴看，他们没有经历过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从基督教教士到“行会”式知识劳动者的历史发展，因而缺乏自觉意识，大多数人仍对政治权力保持着依附关系，虽有从政或从商的区别，但绝少独立地从事学术。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当作某种附着物看待，撇开其它原因，一定程度也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另一方面，从个人身份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最初却有一个突然的蜕变，即从封建士大夫而来的蜕变。无论从家庭出身、学问涵养、文化传承等哪一方面来看，均有迹可寻。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边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一边又保留着对士大夫的文化操守。这二者往往发生矛盾冲突，令当事者左右为难，不知所从，并在眼下前所未有的裂变或嬗蜕中变得加倍尖锐。

论集题为《临界的对垒》，就是喻示着现代学术文化研究的内、外条件均不可避免的临界性质。同时，它还表明了我对通向真理之路的歧异丛生和艰难复杂的认识。海德格尔说过，要通向真理的澄明和敞亮，不能不经由在之路、不在之路和表象之路。“人必须区分这三条路，并相应地既归属于它们又反对它们的擅自规定。这三条路的展开与开辟就是哲学开端时的思之事。此一区分把人作为一个知者摆入此三条路中，摆到三条路的交叉口，从而摆入决定性的变动不居的河流的状态中。历史根本上就是从这一决定性的变动不居的河流状态开始的。”^①这也即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说：“……需要经验一切：既要经验圆满真理的不可动摇之心，又要经验不含任何可

^① 《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111 页。

靠真理的凡人看法。……还要懂得，表象者如保持其状，照顾着表象而贯彻一切，共同完成一切。”^① 这些话虽然艰涩难懂，大致意思仍可理解，无非指出了，在变动的世界中探讨真理，时时将和谬误、习见或有可能虚假的表象相伴随。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

真正有知的人不是盲目追随一个真理的那个人，而只是经常知道所有三条路，即在之路、不在之路与表象之路的那个人。优越的知，而每一知都优越，只被赋予这样的人，此人在在之路上经历过狂飚，此人对第二条引向无之深渊的路亦不陌生，亦知情，然而此人承担了第三条路，表象之路，作为经常需要。^②

多年以来，我的求知的道路，我在学术领域的探索，自感就属于这样一种临界性的历险。身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逡巡在表象之丛林，摸索于无的深渊，偶尔和存在之澄明照一个面，但绝不敢自称说已掌握了真理的秘笈。本着这样的原则，我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归纳为两个方向，一是对中国学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的探讨，那就是收入论集的有关方法论和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评论性文字，以传统学术观之可谓“外学”；二是为实现这一转型而做的建设性或尝试性的工作，具体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体现和贯彻一些新方法，以期在结论上能有所突破，这些文字也收录在本书中，以传统学术观之可谓“内学”。

至于“对垒”，则意味着一种坚守。尽管自己所得未必即

① 《说教诗》残篇 I，28—32。

② 《形而上学导论》，114页。

本真，但一旦有所发现，却并不想轻易放弃。这些见解也经常和别人的观点不一致，于是又难免有彼此的商榷甚或问难。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让真理得以进一步绽现。至于孰是孰非，倒不必遽然下断语。究竟怎样才算弃除了存在的蔽晦，领悟了真理的澄明，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跋涉。正因为此，在值得探讨的每一个问题上，注重的都是学理之长短，而不是意气之争胜。所做的“如其所是”的爬梳淪理、追本溯源的功夫，也让有的文章读起来不那么轻松，尤其是有关美学的论著，这只有请读者谅解。同时那些文化短论，也并非随意挥洒之作，都基于一定的研究，才以较简易的笔调写成。正因为此，自己觉得基本观点至今尚未过时。

当然，和十年间先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某些见解相比，我的有关观点也许只能算边缘的呼喊，不见得会唤起多少人的聆听和反响。但我确信，它们至少记录了上一世纪最后十年间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另一个声音，一个真诚向往真理的声音。萨特说得好，他并不认为他的文字或言辞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想通过它们说明，他是同哪些人走在一起的。我也同样。相信通过世纪末十年间思想学术的探索和寻问，我已表明自己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到底走在哪一边。

目 录

序 郭豫适 (1)

前言 (1)

第一编 中外之际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文艺复兴·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传统 (3)

欲望的荒谬

——《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和《邯郸梦》
之比较 (17)

关于莎士比亚的阐释

——兼评《莎士比亚引论》 (50)

理想人性的觉醒

——《咱们死人醒来的時候》的解读 (63)

肖伯纳哲理喜剧《人与超人》探析 (77)

《赫索格》与浪漫主义传统 (96)

论《荒原狼》与二重性格组合型人物的终结 (113)

艺术审美的危机

——评《死在威尼斯》的艺术家主题.....	(132)
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心灵困境	
——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简论	(151)
迎接史诗：比较视野中的《白鹿原》	(164)
关于比较文学的形态学方法的几个问题.....	(188)
作为比较文学语境的文化诸观念.....	(207)

第二编 审美之维

——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哲学

试论文艺学美学本体论研究的哲学基础

——兼与于菱同志商榷.....	(223)
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	(244)
关于摹状词与审美判断的问题.....	(262)
美学与本体论问题再探讨	
——兼评实践论美学的本体论哲学基础.....	(270)
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若干问题	
——与朱立元先生商榷.....	(308)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及其后期存在论

——答苏宏斌先生.....	(349)
结构主义和文学史研究.....	(370)
文学的语言文字中介与文学史研究.....	(395)
现代语言哲学与文学观念的演化	
——一个超学科的考察.....	(409)
文学观念：文学史建构的必要前提.....	(430)
美学文艺学世纪进程的当代阐释.....	(447)
意象的构成及本质.....	(461)